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尚李周翰註

雜擬下

傲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陽源

善同濟註

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

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起

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府及先劾行篡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分義之事傲象也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善曰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

灞北眺五陵良曰遊俠之人佩劍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健貌五陵漢帝陵豪傑所居秦地天

下樞八方湊才賢

善曰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

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註曰湊聚也向曰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荆魏多

壯士宛洛富少年

善曰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

宛洛少年邯鄲遊士銑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意氣深自

負肯事郡邑權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應

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翰曰

言各恃意氣不肯籍籍善作關外來車徒傾國鄜善曰

關外來謂被徒關中也車徒傾國鄜從者之多也漢書

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註曰鄜市物邸舍也今

云鄜以明市也濟曰籍籍誼盛貌關外來五侯競書

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衆傾於國鄜

幣羣公亟為言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

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

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

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

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

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良

曰古人相問必為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侯樓護

皆與之通五侯競

致書幣以贈也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五臣作絃

善曰義

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

師謠曰直如弦死道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音先叶善

曰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銑曰池

陽汾陰二縣名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善曰諾相然

遊俠歡宴之處許之辭也老

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翰影飄節去函

谷投珮出甘泉善曰公羊傳曰曹子標劍而去之劉兆

或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嗟此務遠圖

心為四海懸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

高而闊也。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志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但禁身意，遂豈

校耳目前

善曰：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

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榮望

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善曰：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傅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

烈有才用也。銳曰：楚田仲以俠聞。言俠道之善，古今共知如此。

傲古

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袁陽源

評訊又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善曰：評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

有遠東郡也濟曰許問也遠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為言也

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

戎

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隸附也西戎

即大宛國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

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

如節霜雨多異同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毛詩傳曰燠煖也銑曰嚴風寒風也

燠煖也言地偏節氣與中夏不同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

善曰史記曰秦惠王

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殺梁傳曰水南曰陰翰曰北河謂戎地之河陰也言夕卧彼夢還甘泉宮歸



也見君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廼知古時人所以悲轉

蓬

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

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乃知之也

### 擬古二首

#### 劉休立

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立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光弒

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 擬行行重行行

銑曰此篇叙閨人思遠之意

####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

善曰楚辭曰路眇眇之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

謠曰遠哉遙遙

向

回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

善曰古詩曰迴

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銑曰京里謂都里也揮手

舉手辭別也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

善曰曹植曹仲雍誅曰流塵飄蕩魂安歸

翰曰流遊滋茂也言

寒螿

將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善

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螿水鳥哀猶愛也濟曰言寒螿依水秋兔依山皆得

其所而人不歸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

相思

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良曰

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哀暮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

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向曰江南調采蓮曲也子衿詩歎無音信  
也言悲憂之心但  
委此歌詩而已  
卧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  
為顧彥先  
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久則燈暗紈緇帛之黑色言晝夜坐卧唯見此而已  
泣涕之容不可脩飾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善曰陸機塘上  
幽匣之鏡誰復重理  
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  
老東觀漢記先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濟曰薄暮  
謂微光也桑榆時喻老也  
言願垂微光照妾老年

擬明月何皎皎

良曰此篇為遠人未  
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

善曰

鄭玄詩箋曰層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

庭羅帳羅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

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帷向曰

宿謂星也浮雲薄雲也藹蓋也層闕高闕玉宇以玉飾

屋也延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善曰毛詩曰所謂伊

引也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銑曰伊人謂誰為五臣

夫也沈深也言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

誰為作謂

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善曰潘岳悼亡

詩曰流芳未及歇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

答嘉書曰高山崑崙而君是越斯亦難矣翰曰言誰

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歇也思

欲就君河廣山高不可逾越而至

和琅邪王依古 一首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

五臣作評

興亡

言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良曰官學踐歷評問也關源

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隆周為數澤皇漢成

山樊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賑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

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向曰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

也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善曰甘泉賦曰遙遙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

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銑曰  
離宮宮名壽陵漢園陵名皆言蕪沒不識其處

仲秋

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

殊轍幽塗豈異魂

善曰郭象莊子註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

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生死之理不殊 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善曰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

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濟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况我抱

此區區之命能為怨嗟乎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善曰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

逐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

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彤

服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氈為豹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

藏箭弩謂之服引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彌魚服鄭玄曰彌弓之末弩者以象骨為之服矢服也銑曰

氈帶以氈為帽頭佩帶也鞬盛弓者象弧象牙飾弓也插亦帶也服盛箭器彤畫獸肥春草短

飛鞚越平陸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

翰曰飛鞚走馬也越度也平陸平道

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

善曰漢書曰鴈門郡

有樓煩縣 濟曰鴈

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善曰闕子曰宋

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良同善注

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

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

五臣作符竹

善曰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

如荼漢官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銅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

善曰魯客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

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註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襪毛萇曰丹朱中衣也

銑曰魯客謂魯

人也衣禪復具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

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

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註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

翰曰荷負也顧眷也

日

晏罷朝歸輿

善作鞍

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

富貴人所欲道得

善作德

亦何懼

善曰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光  
榮賓僕遠慕也昭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

南國

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善曰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

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有道

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為誤也伐木清江湄設置守兔免仕兔善曰威兔毛詩

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又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又曰趯趯兔遇犬獲之向曰伐

木詩謂燕朋友故舊也湄岸也置網也兔免狡兔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銑曰背文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弱冠叅多士飛步遊秦宮善曰華

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匹特翰曰弱冠謂年二十也多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西都之宮側

觀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善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濟曰見君子古人

道德之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  
善曰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行及下聊城史記曰

秦東園邯鄲魏王使新垣行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行新垣行請出

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

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蹟駁也良曰兩說謂本

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博聞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羞當白**

**璧貺耻受聊城功**  
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

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向曰貺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

相莊周不受魯仲連為齊以書與燕**晚節從世**  
五臣

將下燕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不受**晚節從世**  
作時務

乘障遠和戎

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

郭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障邊也言末年從時

事乘邊遠撫戎狄

解佩襲犀渠卷裘奉盧弓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

王錫晉文侯盧弓十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也裘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弃筆從戎也

始願力

不及安知今所終

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

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濟曰始願為文力已不及今為武士未知其終竟

學劉公幹體

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損雖行質素而衰盛相陵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

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連龍艷然王逸曰連龍山名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言風

雪自北來

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

善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

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銑曰瑤玉也以玉飾臺也

茲辰自為美當避

豔陽年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謂冬時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

銑曰茲辰

豔陽

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善曰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銑曰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

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代君子有所思

五言 翰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善曰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

雲闕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

濟

層閣肅天居馳道

直如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

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良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帝之居馳走之道端直如髮

結飛霞璇題納行月

善曰西京賦曰雕楹玉爲繡栢雲榻甘泉賦曰珍臺間館璇題玉英

向曰薨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璇玉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璇題納引其光也

築山

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而叩越

善曰蓬壺二山

名溟渤二海名齊代叩越四地名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也色美女也齊國多美女故進之叩越二國名其

中人善歌

故徵之 陳鐘陪夕讌笙歌待明發

善曰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

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

笙由庚毛詩曰明發不寐

翰曰言陳鍾樂笙歌陪夜

讌至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歌蟻壤漏山阿

善作

明發也 善曰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

淚毀金骨 貌言行與子並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聽

惜身意之是非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

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親之篤者

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

及論曰煩寃俯仰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 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意歡

會亦有盈歌蟻虬蟬也壤蟻穴土也漏因穴漏水山阿

猶大隄也言大隄之敗在蟻穴之漏金

骨之銷亦在如絲之淚言積微至著

器惡含滿歌物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土

忌厚生沒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

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

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

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良曰器歌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也言人養

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末叶韻善曰莊子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

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向曰智哉歎美之辭多士謂羣官

也服習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之明暗



# 傲古

## 范彥龍

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善曰楚辭曰增冰峨峨雪千里善曰漢書

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

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

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

邊城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霧重折樹迷城

朝驅

善作馳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

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良曰驅逐薄迫也左賢休屠皆我狄之王號

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

善曰漢書

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也向曰李廣為前將軍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失道刑

既重遲留法未輕

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

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銑曰失道謂失行

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善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迷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日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鬼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蒐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况復殊於此者

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復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浮之殊僕以為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權云爾

古離別

五臣作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

善曰漢書曰鴈門縣邊塞故曰關

郡有樓煩濟曰鴈門

山名其

上置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善曰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古詩

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為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

良曰黃雲謂埃塵與雲相連而黃也蔽暗也何時還言未還也

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

團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向曰秋露下垂而團言時

節速改 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

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銑曰

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行人道路寒也

君在天一涯

五臣作君行在天涯

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

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

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

兔絲及水萍

五臣作萍所寄終不移善

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

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性也曹植雜詩

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濟曰兔絲草名感茨苓

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

易移

李都尉

從軍

陵

良曰此擬攜手河梁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良曰踟躕徘徊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良曰滋多也霰細雨也

悠悠清川水

嘉魴得所薦

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

貌

藉也 向曰悠悠流水貌 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 鮐

而我在萬里結髮

五臣作友

不

相見

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萬里

不得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鶯

善曰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

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元鳥元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鶯

雙或為南淮南子曰鶯鴈代飛許慎曰鶯春南而鴈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鶯文與此同

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鶯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班婕妤

詠扇

良曰此擬新製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

扇團圓似明月 濟曰紈綺類也 圓月 陰象取興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 畫作秦王女乘

鸞向煙霧 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 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 一旦皆

隨鳳皇飛去 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 良曰秦穆公女 弄玉能吹簫作鳳鳴聲後隨鳳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

慕之鸞 亦鳳 彩色世所重 雖新不代 故竊愁涼風至 吹我玉

階樹 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 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向曰言彩色雖可

重不可以新而代 故涼風至謂 秋也言恐秋而輕弃不用也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

路 善曰班婕妤好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而時已涼故零落於中路

魏文帝遊宴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道遙臨華池

善曰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脩途飛閣魏文

帝東門行曰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

銑曰飛閣高閣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向曰飈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之

風披開芙蓉之花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

善作涯善曰枚乘兔園賦曰修竹

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渌池翰曰幽崖深岸也

月出照園中

冠珮相追隨

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

客從

南楚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

五臣作浦聽者未云疲善曰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鱣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

聽濟曰客席之所尊也南楚者託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殆乎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

善曰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

者謂大夫士良曰高文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

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

林善曰莊子曰至陰肅肅也殿陰謂日暮也雀鳥之摠名愁北林將棲之時

衆賓

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

我心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吝千金璧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金百鎰白壁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

怯惜也

**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

善曰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漢書曰

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傳立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向曰闕門

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善曰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

清池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秋初秋也

翰

**朝與佳人期**

**日夕望青閣**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

**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

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良曰褰裳摘取徙

倚移行貌蕙若香草也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釧**

鳥郭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

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釧善丹也向曰

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釧彫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自相彫飾而為美麗

**延陵輕寶劍季**

**布重然諾**

善曰吳都賦曰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端委至德太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

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銑曰延陵

聘上國過徐君心許徐君所佩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

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  
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

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善曰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  
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藿與藿 翰  
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  
以此  
為戒

劉文學

感遇

楨

濟曰感思也思  
其有幸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

善作團圓霜露色

善曰言桂露霜露而色  
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

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  
谷中風 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凝貌

霜露一何緊

桂枝生自直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  
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

向曰言霜露雖

急不能損桂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善曰橘柚在南國古詩

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

果名生於南國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己聲譽謬蒙聖主私託身文

墨職善曰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註曰私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

散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己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丹彩既

已過敢不自彫飾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濟曰

丹彩猶思遇既過敢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善曰古

不勉勵自彫飾也良曰言良辰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

上金殿酌玉樽良曰言良辰

月夜蒙提攜坐於金殿之側

測善曰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縲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同結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大恩不可測度

王侍中

懷德

粲

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荆蠻翰

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荆州

既傷蔓草別方知杖

第杜情

善曰毛詩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濟曰蔓草杖杜詩篇名傷時敬於行旅也

峭函復丘墟冀闕緬縱

橫善曰峭函峭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為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其堙盡良曰峭山函谷關及

秦所造冀闕皆化為丘墟緬微也縱橫謂亂

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

善曰方言

曰楫謂之擢棹與擢同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

向曰

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

善作

莖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蚰蚰者蠋莖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

若木晚矣向曰蟋蟀悲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喻危脆也

鶴音貫鷓音俄亦在幽草

客子淚已零

善曰鶴鷓在幽草謂鶴鳴于埵鷓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

喟然感鶴鳴毛詩曰有芄者狐率彼幽草鷓水鳥名幽草深草也客子謂粲也淚已零悲亂也

去

鄉二善作十載幸遭天下平

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

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翰曰載年也遭逢也

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



纓善曰賢主魏太祖也時聚為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

玄冠玄纓也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侍中之服飾也侍宴出河曲飛

蓋遊鄴城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良曰飛

蓋車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蓋也

竊哀兮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

乍東乍西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

忽疾貌水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善曰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

喻無依託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

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

其恩義履其禮度則如松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善

柏之有心不改柯葉傾落

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善

曰善

曰善

曰善

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 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

名令

嵇中散

言志

康

濟曰言志言本有高尚之志而橫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

五臣作俗

塵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楚辭

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事

良曰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

倫

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 向曰宏大倫輩

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

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

善曰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

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

用為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  
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傅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  
向曰戒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大域越常輩同靈處  
鳳匿光景食瓊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高潔也

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

善曰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  
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  
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  
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銑曰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處順憂樂不及故  
曰無累養德謂以道德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

宇宙惠雲羅更四陳

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  
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

冠雲霓而張羅  
之惠如雲之羅列

翰曰言天地  
陳布於四方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

身

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  
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濟曰哲智也言智者

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名  
言明知可庇蔭其身

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

善曰

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  
老子曰見素抱璞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  
飾也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  
之流無為任物自為守真不污本性

天下皆得一名

實久相賓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曰堯讓

許由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  
賓也吾將為賓乎向曰名者實之賓言名實久相為

賓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  
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

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  
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養鳥也

銑曰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池擊鐘

鼓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悲愁辛酸此言

榮祿信美而康視之

亦猶鳥聞鐘鼓之音

**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善曰西征賦曰

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嵇康

憂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

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

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也翰曰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繫故以登為

知人也餘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濟曰謂康寫幽憤之懷未能遠

及真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為戒也紳大帶也

阮步兵

詠

籍

文選

三

主

青鳥海上遊鸞

音預

斯蒿下飛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

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且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鸞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而上者行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鸞斯小鳥毛萇詩傳曰鸞斯鵙居鵙居雅鳥也音豫良曰青鳥海鳥也海上蒿下寬隘

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鸞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向

曰沈謂蒿下浮謂海上各是所遊故飄颺可終年沈朗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各有歸

**養安是非**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遙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飄颺蒿下沉養海上逍遙一也

銑曰飄颺輕飛貌可終年謂羈斯也沉養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安知其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善曰阮籍詠

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高唐神

乘雲變化為其光**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善曰阮籍色當代所希有清思賦曰

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翮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

死不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濟曰言此幽微之事難知

張司空  
情離  
華

秋月映

善作照

簾櫳懸光入丹墀

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

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

良曰櫳

佳人撫鳴琴清

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

善曰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琴又

曰開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楚辭曰皋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蟲向曰帷幔也蘭逕謂夾逕時蘭也網絲謂蜘蛛網也言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寒花

發黃米秋草含綠滋

銑曰紅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

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



思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

思翰曰延頸佇立整理綾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

潘黃門

述哀

岳

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

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美人歸重也良曰天機璇璣運時之急速忽及素秋

泉悽愴無終畢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

也悽愴悲傷也無  
終畢言不極也

殯宮已肅清松栢轉蕭瑟

善曰陸機挽歌

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

古之葬者松栢梧桐以識其墳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

落而變衰良曰肅清猶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善

寂寞也蕭瑟風吹松栢聲

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遠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

詩曰所憂非但一齊曰弭止也言尋思哀念非但一

塗撫衿悼寂寞恍然若有失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撫襟

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周然若有失良

曰悼傷也恍驚視貌言傷此寂寞驚視左右有所失也

明月入綺窓髣髴想蕙質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

無與同朗月何朧朧獨無

李氏靈髣髴觀爾容古詩曰交疎結綺窓左九殯武帝

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向曰髣髴

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向曰髣髴

想見貌蕙質言體  
質芬芳如蘭蕙

銷憂非萱草永懷寄

善作寧

夢寐

善曰毛詩

曰焉得諉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諉草令人忘憂毛詩曰  
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 銑曰萱草草名

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  
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

夢寐復冥冥何由覲爾形

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落  
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 翰曰冥冥昏

闇也言夢寐之中又昏  
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

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善曰列異

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  
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願令我一見死人恨遂教其

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  
鼓聲悵悵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絕而

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  
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

馮頊與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  
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  
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  
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  
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  
為之立館名曰朝雲濟曰自歎無見死之術婦無見  
夢之靈餘同善註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

豈留英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  
絕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絕花落喻死而不還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  
遷逝又曰寢興目存形也

向曰言日月雖遠起  
卧思憶情猶未平

陸平原

蜀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

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儲后太子也機為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被於已

銑曰明發

眷桑梓永歎懷密親

善曰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

親又永嘆遵北者言發夕至曙歎息懷

翰曰明發近親

流念辭南澐逝銜怨別

西津

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濟曰澐水涯津渡口

馳

五臣作驅馬

遵淮泗旦夕見梁陳

善曰毛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陳詩曰

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

服義追上列矯迹創宮

臣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上列

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

言我舉迹廁於數人之間

朱黻戩髦士長纓皆俊人

善

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元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 銑曰朱黻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

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

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 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絲也踰越也言見顧過越於歲華

日暮聊摠駕逍遙觀洛川

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摠轡臨清川 濟

曰摠駕停車

徂沒

五臣作役

多拱木宿草陵寒煙

善曰公羊傳曰秦伯

謂蹇叔曰爾之年塚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

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拱木宿草犯寒煙而已

遊子易感憤

五臣作慨

躑躅還

自憐

善曰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詢曰遊客感此拱木宿

草易為慨歎躑躅不安貌自憐自哀憐

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善曰楚辭曰三

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聽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曰三鳥者楚辭本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言我寄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

左記室

詠史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

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

姓為吳市門卒

翰同善注

百年信荏苒何用

五臣作為

苦心魂

善曰張華勵志

詩曰荏苒代謝漢書廣陵王胥歌曰人生惡死何為苦心

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苦心

魂自為淪隱

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

善曰衛衛青霍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

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唯海

源也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

西域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

善曰漢書曰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向曰珪玉組綬也青

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眄顧恩惠也終軍才始

達賈誼位方尊

善曰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

士文帝悅之起遷歲中至太中

大夫銑曰尊達謂見任用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



軒善曰左思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

華轂翰曰金日磾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娣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乘華軒王侯

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善作娛飛蓋東都門善

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濟曰片議謂妻敬議都而封奉春君

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送疎廣疎受顧念張仲蔚

蓬蒿滿中園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政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

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没人也良曰顧念念其遺才

張黃門苦  
雨  
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

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

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涌霞赤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

良曰陽景日也丹水鶴巢

水鶴巢

層甍山雲潤柱礎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鶴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

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銑曰層高也甍屋椽木也礎礎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

有弁

五臣興春節愁霖貫秋序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弁興作滄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良

曰有滄雨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秋不歇

變變涼葉奪戾戾颼風舉高

談

五臣譚玩四時索居慕儔侶

善曰楚辭曰溘颼風余上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

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齊曰變變猶漸也奪落戾急慕

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斯起譚  
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傳侶

青苔

五臣作苔

日夜黃芳蕤

成宿楚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  
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馥又詩曰荒楚鬱蕭

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良曰苔草梢也蕤藥  
也宿楚叢木也言青苔漸黃藥成叢木歎歲月將盡歲

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  
安在我延佇向曰慮思也百

思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  
也言交人不來無以慰我久待之情

劉太尉

傷亂

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  
太尉良曰此擬贈盧諶詩

皇晉遘陽九天橫氛霧

善曰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  
初遘陽文在六哀我皇晉痛

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  
傳所謂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詞

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 銑曰皇大也九陽  
數之極有災橫氛霧喻亂賊也言大晉遇此陽九之災

而亂賊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善曰薄蝕虎據喻羣  
橫叛 盜也京房易飛侯占

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  
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

據也 翰曰秦姚泓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  
據并州劉琨所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亂賊侵晉虎據喻

威武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騫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荷  
之盛 寵三世左氏傳曰遠啓

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朝曰世亂則  
聖哲馳騫而不足 濟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感

動激發循此 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善曰漢書曰陳  
馳騫於軍戎 平自初從至天

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  
益邑封奇計或願秘世莫得聞也 良曰陳平有六奇

之策張張良韓韓信言我雖無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

舉

善曰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為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向曰甯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

桓公遇而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善曰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銑曰言此是冒觸險難

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善曰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非所希翰曰

逝往也言我愧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善曰古有飲無荀甯之度量

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濟曰濠城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千里

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

五臣作滿

撫枕懷百慮

善曰

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仲長統

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延佇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滿怨也撫枕百慮言

不安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

西泚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向曰謂未能匡復晉室而髮已白

時哉苟有會

治亂惟真數

善曰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真會真幽寘也

數歷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丸論曰天之真數以至於是乎銑曰言太平之時且當有

運會治亂之道寘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盧郎中

感交

諶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善曰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潘岳

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安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翰曰厦大屋也搆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

宰臣也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宏績濟曰英俊之人著立濟世之功衆多之

士共佐天子之位

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答魏子

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言蒙現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為匹

良曰諶姻媾久不

虛五臣契闊豈但一

善曰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答魏子悌詩曰思由契闊生魏

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向曰姻媾謂謀妹嫁弟契閣謂同遭亂殺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事也逢厄

既已同處危非所恤善曰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共更飛

險厄情同是以不憂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善曰槩志節也馮

往古得失之迹翰曰槩節槩也言我慕馬服為趙將

疆場亦得清謚善曰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

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

不虞爾雅曰謚靜也濟曰趙奢號曰馬服君為趙守

邊疆界清淨秦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善曰史記曰

號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

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



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也良同善注**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善曰

范曄

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

曰閔其化也向曰慨嘆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

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歎無帷幄之謀而能從善

遷變故云慙也**羈旅去舊鄉**五臣**感遇喻**五臣**琴瑟**善曰盧諶

曰羈旅及寬政委質信時過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自

瑟琴銑曰言謹羈旅并州感琨恩遇過於琴瑟之和

**自**

**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善曰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草自楚往

也尚書曰君子所其無逸翰曰杞梓美材

也自顧非美材勉力之戒在無逸豫而已**更以畏友**

朋濫吹乖名實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

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濟曰此言無能濫在現下名過其實也

郭弘農

遊仙

璞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竒石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竒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

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馳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中三山也良曰靈草芝草也濱涯也竒石可食

而仙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

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

真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向曰偃蹇緣高

貌隱淪謂絕迹也駐留也精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善曰道人方術之士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間而往見之曰願

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悵不能出戶掩門

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

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銑

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朱霞入窓牖曜靈照空

法方士術士也玉液謂玉膏

隙善曰十洲記曰朱霞九光說文曰隙壁縫也傲睨摘

木芝凌波采水碧

善曰江賦曰水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凌波

微步江賦曰水碧潛珉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濟曰傲睨縱誕貌木芝紫芝別名水玉仙

藥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善曰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於濛汜濟曰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也濛汜日入之虞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濛汜

張

五臣作孫

廷尉

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己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元氣吹煦萬物，著形不同，使各得其性而止。寂動。

### 苟有原因謂殤子天

善曰：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報，故以殤子為

天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

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

了。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銑

曰：涉歷也。津梁，喻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思乘扶搖翰卓

然陵風矯

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

齊諧人姓名也搏團也扶搖上行風也團飛而上者若

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

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翰曰扶搖風之名靜觀尺捶

也卓高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也翰飛也

義理足未嘗少

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

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

故曰萬世不竭濟曰捶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為

夜五寸為晝晝陽也主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

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

月明憑軒詠堯老

善曰蒼頡篇曰同大明俱永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及老子

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良曰同同明也浪迹無蜚

憑依軒檻也詠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

妍然後君子道

善曰晉戴逵栖林賦曰浪迹頽涖棲景  
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 向曰浪

放蚩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  
無醜好乃得為君子之道

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

善曰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翰領略摠玄標鄭  
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

百慮漢書曰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  
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

隱曜 銑曰言理要之道異塗而歸一致也綺  
綺里季皓老人貌南山商洛山也四皓隱所 交臂久

變化傳火乃薪草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  
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

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  
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矣獨哀死

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  
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

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  
翰曰言變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繼火傳不滅如人  
強求不死則不可得納

**疊疊玄思清胃中去機巧**

善曰許詢

農理詩曰疊疊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  
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  
井抱甕而出灌指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  
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抽數如沃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藏於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子貢慙俯而不對濟曰疊疊勉  
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清靜之道去機巧於情府之中  
則與道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善曰莊子曰吾喪我我自  
郭象曰吾喪我我自



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良曰昔有人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懷則禽獸不懼於己

許徵君

自序

詢

善曰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

有才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  
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

五臣作象善曰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

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向曰象法也張毅是闇內治之幾微單豹

是不明外治之法  
此皆偏而不廣

一時排冥筌冷然空中賞

善曰筌捕魚之器言

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

然善也旬五日而後反司馬彪曰冷然涼貌也郭象莊子註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翰曰冥理筌迹也冷然輕舉貌猶於環之四邊則終始無極若處其環

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為樂

往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

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

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濟曰弱喪謂少夫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之好生惡死亦同

弱喪矣資操也言遺此弱喪之情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

采藥白雲隈聊以肆

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

善曰隈曲也賈逵國語註曰肆恣也廣雅曰葩

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征賦曰夤紫極之閑敞良曰藥仙藥芝草屬也閑敞靜廣貌

茗茗

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

善曰櫺窻間孔

也陸機吳趨行曰冷冷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向曰茗茗遠也寄意謂所寄至道

之意勝謂勝於俗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櫺屋栒也激射也鮮飈鮮潔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

山響也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

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

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

外物所能獎勸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

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

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

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堊人污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污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

如是朗明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

名利不成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濟曰養生有五

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消散塵網喻世事言脫落五難超絕去世事

殷東陽

興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  
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

以治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

良曰

萃聚也言陵晨觀望萬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積至道

之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  
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

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向曰遼高亮

明也言雲天既高復與適我心者相遇

青松挺秀萼惠

色出喬樹

善曰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  
鄂鄂與萼同銑曰青松喻真性萼花惠媚

喬高也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

務

善曰韋昭國語註曰緬逸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  
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銑曰眺

視

視緬遠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  
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

慕

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

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直

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

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遺濟曰蕭散空遠也言直置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謝僕射遊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

善曰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

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良曰衿心整齊也薄言遵郊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

衢揔轡出臺省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揔轡也向曰衢道也以心不

能齊物將遊郊外之道而散情慮故持轡出省而往之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

時菊曜巖阿雲霞冠秋嶺

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

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

陽詩曰時菊曜秋華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高淨貌

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並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

眷然惜良辰徘徊

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

曰撰良辰而將行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

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為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

則靜也 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日暮時也卷  
息舒散也萬緒言多也言息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同

歸於曾 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  
薛詩曰歲聿其暮薛君

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  
鄭玄曰秉執也 濟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

老言我雖老明歸靜 舟壑不可攀 忘懷寄匠郢 善曰司  
之理故任時運所執 馬彪曰

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  
力者或能取之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

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  
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良曰藏舟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  
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

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



以壘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壘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陶徵君

田居

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

善曰歸去來詞登東臯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

曰陌向曰苗五穀之苗臯澤也阡陌田之封疆

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

善曰

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埴井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日暮

巾柴車路閣光已夕

善曰歸去來詞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翰曰巾飾也

柴車麤車也

閣夕皆夜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

廉隙

善曰歸去來詞稚子候門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晚望  
火而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

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

役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  
懷役不違寐良曰問君謂自舉以問以答何為辛

苦荅云人生百年皆有勞役

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

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

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  
家語曰公文伯之母紡績不懈

素心正如此開遙望

三益

善曰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  
遙永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

聞向曰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  
同蔣謂開三遙望三益之友而已

謝臨川

山遊

靈運

江海經邗迴山嶠備盈缺

善曰楚辭曰入澗浦兮途邗  
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

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  
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苞曰月盈而闕者訕鄉尊宋  
均曰訕還也尊君也 銑曰運  
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缺謂谷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

設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善曰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楚辭曰平

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  
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 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  
賞心此山謂懷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已廬霍  
二山名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 碧障五臣作嶂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

善曰碧鄣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山  
海經曰耿山多水碧思玄賦曰歷

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欄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  
有金潭金光煥然 濟曰碧玉也障小山也周流長遠  
貌潭水之深澄澈清也 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音折  
言金者下有金砂因名

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為之舌切良  
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

明  
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泚音血賦曰訪善曰謝靈運山居

砂於經泉鮑昭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涓滴說文曰滴瀝

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辭

注曰穴寥曠蕩空虛靜也向曰乳鍾乳也竇

穴也滴瀝乳垂貌丹井朱砂井也寥泚深也

奇秀岑峯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若拙反

曰岳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嶠崖也郭璞方言注

曰岑峯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思玄賦曰瞰瑤溪

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砂汭之際銑曰岳嶠岑

峯並山勢不齊貌赤玉寶也瑤溪玉溪也汭岸也言沙

石之文五色如

雲錦被於岸  
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常列善曰

蜀都賦曰猩

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狴  
聲如人呼 翰曰猩猩鳥名鼯鼠飛狴也逝往也 南

中氣候暖朱華凌

五臣作陵

白雪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矣德桂樹凌寒

山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濟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犯白雪而開

幸遊建德鄉

觀竒經禹穴

善曰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

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良曰建德國

名在南越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言遊觀竒異於此

身名竟誰辨

善作辨

圖史終磨

滅

善曰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辨百世後又曰圖謀復磨滅 銑曰辨識也言身名誰人能識遊山所記

之圖史終見磨滅

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滢

善曰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

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  
銑曰桂水水名海涯曰湓

攝生貴處順將為智者說

善曰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  
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衆人說莫與智者論  
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  
之理言我將為智者陳說此道

顏特進

宴侍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

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  
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

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  
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  
雅曰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  
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  
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濟曰太微星宮名瑤

光北斗柄端星也言匠人上法太微宮以  
成帝字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北之正  
揆日察書史

相都麗聞見

善曰毛詩曰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尚書序  
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

安國曰欲以為都也良曰揆度察明也度日所損明  
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也言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

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椽停冬霰

善曰

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椽向曰青林  
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椽椽霰雪也

結冥濛丹爨被

五臣作披葱蒨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

也銑曰青林丹爨謂統宮殿  
山樹也冥濛葱蒨山樹之色

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

變

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仰雲鄭玄曰卿當  
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

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  
銑曰卿靈瑞雲也卉草也靈變異狀也

重陽集清氛

善作

下輦降玄宴

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  
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

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開玄猶聖也

翰曰上為陽而

清澄亦為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言上至天邊就幽

處而  
宴 驚望分寰遂曠曠盡都甸

善曰寰猶畿也穀梁傳  
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

鄉六遂蒼頡篇曰曠曠視之貌也  
濟曰驚望謂  
馳目遠望寰域遂鄉遂也曠視也都邑甸郊也

氣生

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

五臣  
作欄 蓮瓊弁 善

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  
綬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蓮雜字如此

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濟曰中坐  
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冠之飾也溢滿蓮比也步欄謂



長廊也  
**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眄**  
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久留也禮

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良  
曰禮成樂闋賓客將散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眄**測恩**

**躋踰**  
五臣作愉逸  
**泐牒**  
善曰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

說將軍史高曰匡衡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慳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耻名浮於行向曰

躋登愉樂情慙也言天子賜深恩得  
**榮重**  
登樂逸自顧為隨牒之任慙其浮賤  
**鯁兼金**  
五臣作承

榮重  
**巡華過盈瑱**  
他殿善曰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

田父得寶玉至尺吳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  
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侍宴其於榮華重兼

百金過於璧  
**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吳都賦曰樹以青槐亘以  
綠水淮南子曰牙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翰曰晉侯聽與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獻  
此詠然後終慙古人綠水之詩綠水古詩也

謝法曹

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而拙切 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

善曰謝靈運富春

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 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

方作雲峯異豈伊

千里別

善曰謝靈運酬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 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山異隔豈惟古人有

千里之曲

芳塵未歇席

五臣作零

淚猶在袂

入停艫望極浦

掉阻風雪

善曰庾闕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詞曰望

洛陽分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向曰芳塵謂靈運所行處歇止也袂袖

也阻風雪言當時也風雪既經時夜永起五臣懷思汎濫北湖游

茗善作亭南樓期善曰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

銑曰北湖游南樓期謂却叙前事也茗亭樓高貌點翰詠新賞開表瑩所疑善

謝靈運答惠連詩曰陵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摘芳愛翰曰翰筆也表書衣也瑩磨也疑謂有所不決

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善曰毛詩

落其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灼約賈遠國語注曰鑠銷也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至

盛亦畏銷鑠謂衰散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善曰毛詩曰青

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善曰毛詩曰青子衿悠悠我

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導朋友道絕焉良日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

輕薄而朋友道絕不相往來

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

善曰延州信謂挂劍也

向曰秉執也延州謂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劍迴挂於壘上子路無宿諾言執信不慙此二人

靈芝望

三秀孤筠情所託

善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

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

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歲三結實也筠

竹箭言情志託此芝筠之芳堅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

善曰謝靈運詩曰猶復惠

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翰

今行嘯呼

剝外銜思至海濱

善曰孔暕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嘯山剝縣有嘯山陸機赴洛道中詩

曰朝徂銜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嶠他乎  
切嶠食證切濟曰嶠嶠二山名濱涯也  
覲子杳未儻

士簡款睇在何辰善曰孔安國尚書曰儻見也字林曰款  
試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良

白杳遠睇視也言我觀子遠  
未能相見款視知在何時  
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

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楚  
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向曰雜結也言

結芳草為珮折疏麻之華以  
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  
無陳心捐一勞旅人豈遊

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皋善曰毛詩曰中心悄悄說  
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

春爰謝又曰馳騫乎江皋銑曰悄悄憂也羈旅  
在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耳霽晴也皋江曲也解纜候

前侶還望方鬱陶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  
流潮又酬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

翰曰纜繫船索鬱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

煙景若離遠末響

寄瓊瑤

善曰瓊瑤謂玉音也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木桃報之瓊瑤謂書

也

王徵君

養疾

徵

五臣作徵微不應隱於

滿湘之間

窈窕瀟湘空翠澗澹無滋

善曰窈窕深遠之貌杜育萍賦曰懷豐穰之滋潤良曰

窈窕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

寂歷百草晦歛吸鷓鷯悲

善曰寂歷彫踈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

之晦歛吸疾貌楚辭曰鷓鷯嘶而悲鳴向曰寂歷開曠貌晦闇也歛吸猶俄頃鷓鷯鳥名悲鳴也

清

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

善曰說文

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窓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銑曰清陰日也

輝堦矚對幌窓也汎瑟謂撫瑟也遙遠也惟謂山中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

善曰

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

緇黑色也翰曰水碧水玉也與金膏並北渚有帝子

蕩漾不可期

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漾馬可能濟曰北

渚謂所居之北也帝子娥皇女英悵然山中暮懷痾屬

蕩漾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此詩善曰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良曰悵然失志貌言

失志山中抱其病疾而屬綴此詩

袁太尉

從駕

淑

向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粉邑道嚴玄

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粉粉榆社也漢書

曰高祖禱豐粉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  
銑曰禮祭之法盡哀致敬漢豐邑有粉社宋漢之子

孫故祭粉社之道可敬而遠

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

善曰毛詩曰敬恭明神又

曰祈年孔夙清也祀祭祈求也言郊天求明年之穀

翰曰恭潔謂敬而祭潔  
詔徒登季月戒

鳳藻行川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凰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凰兮翳

華芝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凰蓋也藻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



所行之川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旆宸網天畢也西京賦曰

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岨端以星懸良曰旆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

移也宸網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朱擢麗寒渚金鍍無犯映秋山善曰

以朱漆飾擢也蔡邕獨斷曰金鍍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向曰擢攄竿也鍍馬飾也麗映謂照耀也寒渚秋

山所遊之處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沉淵善曰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吹也淮南子

曰浮吹以虞沈川鱗介也銑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藹映也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

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壘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

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籍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壘

文選

之寃

萌

五臣作吐

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

善曰沈約宋書白調樂金石有一定

之聲故造鐘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

靈臺用竹律六十頡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

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

翰曰吐田人言采田人之歌邑

老之頌以考玉律朱絃之樂 文軫薄挂海聲教燭冰

天

善曰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

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泂泂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

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水高誘曰

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水也濟曰軫車也桂

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言文軌聲教之盛迫照遠方

和

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

善曰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頰延年觀北湖田叔詩曰溫渥及與

隸和惠屬後筵良曰頒布也上笏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大臣而恩渥遍浹於下席

幸侍觀

洛後豈慕巡河前

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雒黃魚雙躍出躋於壇化為黑玉孝

經鈞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之

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濱神龜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

侍從觀洛豈慕

前君巡河之美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

深沫亡是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辭曰展詩今會舞王逸

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為雅樂者也

天子道義無己雖舒展

歌詩未能宣其美化

謝光祿遊郊莊

肅於出郊際徒樂

五臣作樂

逗江陰

善曰楚辭曰乘舸舫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

王逸曰於船窓牖也徒樂行樂也說文曰  
返止也 翰曰肅敬船也江陰北江岸 翠山方藹藹

青浦正沈沈

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  
濟白藹藹盛貌沈沈深靜貌

涼葉照沙嶼

秋榮冒水潯

善曰劉洲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  
山石也說文曰潯水傍也 濟曰與水中

山也秋木葉黃故云  
照冒覆也潯水畔也

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

善曰松  
枝可以

為架故因謂之架焉  
風散則松架益危雲繁則山路增幽也

濟曰松橫生曰架

靜默 五臣  
作然 鏡

絲野四睇亂曾岑

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梁傳  
曰絲地千里 濟曰鏡睇皆視也絲

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  
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

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雲

裝信解蔽煙駕可辭金

善曰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絨  
綬也蔽與絨通煙駕煙車也金

金印也 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 援音稍哀也  
雲裝仙人以雲霓為裳也 蔽冕也 言見此仙道可解蔽

辭榮以 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 善曰抱朴子曰黃帝  
從之 南到負隴采若乾之

華飲丹靈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  
紫芝也 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漱陽瀆

向曰整信也 丹泉丹 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 善曰楚  
靈之泉飲之不死 辭曰雲

期兮電驚儵忽兮容裔 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裔自  
在貌弱思謂俗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

事侵 害

### 鮑叅軍 昭

戎行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 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  
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史記

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

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翰曰豪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璧以

聘之亦不顧矣言小徇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善曰莊人重禮遇之恩光

所徇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勒而從勒音的楚辭曰去鄉離

家來遠客濟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孟冬郊祀不求利也執羈謂執羈勒從軍而去鄉也

月殺氣起嚴霜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

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良曰十月戎馬粟不煖軍士月郊祀以報農稔也殺氣寒氣也

冰為漿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晨上城臯向曰不煖猶不煖軍士皆以冰為漿

坂磧礫皆羊腸

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城畢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壇高誘呂氏春秋

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

向曰城寒陰籠白日大

谷晦蒼蒼

善曰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

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 銑曰寒  
息徒稅

征駕倚劔臨八荒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

方地為輿負天為蓋長劔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翰曰徒衆稅舍倚佩也言息衆舍駕

佩劔視

鷦鷯不能飛元武伏川梁

善曰鷦鷯狀似鳳凰身禮戴信嬰仁膺智

負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立賦曰元武縮於澁中兮騰蛇蜿而自糾 濟曰鷦鷯鳥也元武龜也言寒不能

飛伏於川

梁之下 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

識行藏

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

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良曰殘翮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暫自傷結豎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與小人同安足以達行藏之理

休上人

怨別

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

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善曰



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北曰不周風悠哉夫志貌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友

人  
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翰曰泛豔  
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

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  
都之印  
翰曰寶書真經也為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

披訖也瑤琴玉琴也  
言無人能開匣而彈  
相思巫山渚  
悵望陽雲臺  
善曰高唐賦曰

妾在巫山之陽  
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  
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

女喻朋友也相思  
悵望皆憂煩貌  
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  
善曰鑪熏也取其

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焰故謂之沈  
西京雜記鄒陽酒  
賦曰綃綺為席犀璠為鎮  
良曰膏燈也鑪香鑪言皆

沈滅而不薰燎宴

樂之席皆生塵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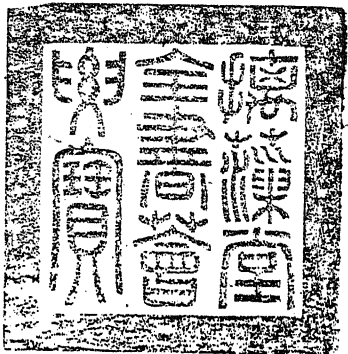
善曰言因桂水以通

情也楚辭曰桂水兮潺湲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解鍾會懷士賦曰託遠念於興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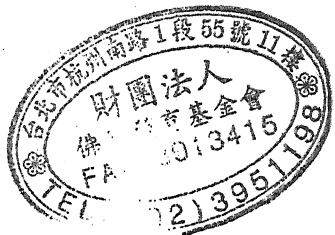
向曰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文選卷三十一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蕭九成  
 謄錄舉人 臣 李 駟